



鹰之重生

□ 李平

鹰在40岁的时候要经历一次重生,那是一次真正的涅槃。

为了使生命再延长30年,鹰要在追寻生命的真谛中经过150天的漫长而痛苦的蜕变:它必须敲掉自己的喙,必须要把旧的羽毛一根根地拔掉,必须要把脚趾甲一个个地拔出来。当然,正如我们知道的,痛苦的另一面预示着更灿烂的新生。

亲身经历过由传统课堂到新课堂的脱胎换骨,才真正理解了鹰之重生的难能与可贵:那种自我磨砺与再生的精神,荡气回肠!

2006年的某一天,学校的“三步六段孵化室”里,在学校所有中层以上领导和部分骨干教师面前,我拿到了校长打给我的第一份高效课堂成绩单——84分!自工作以来还从未被否定过的要强的我,当时甚至全然忘掉了女士该有的优雅之风,脸不禁红了下来。我还够不上优秀?笑话!在我的字典里,“优秀”就是“把第二名甩出去老远”。我已经上过数不清大大小小的公开课,赢得那么多的赞扬和掌声,这样的分数简直就是耻辱!课后,那张签着校长名字的鲜红的成绩单被我贴到了课本的扉页,更永久地烙在了我的心底,烙得我的心生疼生疼。

我开始了雪耻之旅。没有可供借鉴的导学案,我从试卷讲评课开始摸索;新授课怎么办?我从“预习提纲”增重到“讲学稿”,又瘦身到“学案”,再健体到“导学案”;高中学生已经被传统课堂驯化得服帖被动,我想千方百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学生的展示热情和团队动力;更现实的问题是,知识如何落地?我从课标到考纲到单元到主题,编织了一张纵横交错的教、学、考对接之网,并潜心琢磨课堂上的匹配展示……

学生的反应是最好的证明,也是我不竭的动力。他们渐渐地由“被动麻木”变为“自觉自主”,由“单打独斗”变为“合作共赢”,由“机械复制”变为“积极探究”。“花仙子”、“破栏王”、“粘贴工”、“门神”……他们承包了班里几乎所有的大事小情;“晨官”、“文官”、“智官”、“字官”……“十大官员”让我这个语文老师摆脱了烦琐的机械劳动,恢复了我“脑力劳动者”的身份。科研小组开始编制节假日导学案了,开始开设小专题讲座了,开始组建节假日的合作学习小组了。学生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觉醒,使课堂教学和班级管理焕发出无穷的生机。

《孔雀东南飞》那一课彻底征服了我,也彻底促成了我最后的转变。在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里,温柔婉约、知书达礼、外柔内刚的刘兰芝是除去林黛玉之外,我心中最欣赏的古典女性。若是传统课堂,在最后评价人物形象环节时,我会由衷地赞美这位忠于爱情、宁折不弯的女战士,力争用自己的情绪感染、打动学生。现在是新课堂了,学生们的思维已经自由驶出了老师的语言轨道,他们畅所欲言:

“为了捍卫爱情固然可贵,但牺牲生命未免太过了吧?!生命对我们毕竟只有一次。”

“这样双双殉情,对双方老人的打击该有多大,身为儿女,未免不孝。”

“婆媳关系本就难处。儿母又是寡母,年迈老人,还是老女人,生怕自己的儿子被别的女人抢走也能理解。刘兰芝和焦仲卿不能使点计策吗?”

“婆媳关系再难也比中美关系好处理吧?两口子恩爱不能关起门来恩爱去,非得刺老太太的眼吗?可以在老人面前使个苦肉计,焦仲卿强硬点儿,拍拍桌子训斥一番兰芝……”

“可以去西饼屋学着做点儿小甜点,哄婆婆开心……”

他们的观点让我震撼。这些说法未必能够得到学院派研究人员的认可,但它确实确实是学生们自己的真实感悟!原来,只有撤除了老师的语言绑架,真实才可能发生——舞台上的煽情可以让人动容,却永远无法植入生活、生命的土壤,生长出鲜活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对教育而言,只有首先是真实的,才有意义!

他们的“我们”意识更让我反思良久。“我们”解救了我,把我从师道尊严的十字架上解救出来,真正和他们结成学习共同体;甚至,把我从“个体我”的狭隘当中解救出来,真正成为唇齿相依生态链上的“社会我”。于是,每一次在同事面前的问题暴露就促成了一次新的课题研究之旅,完全没有了不安和丢丑的心理;每一次在学生们面前的招架不住,都带给我得意,不再是尴尬不已。

他们的表现让我重新审视每一个生命,并不由地产生敬畏之意。只要我们拿出足够的耐心,只要他们静静地等待,他们都是“晚成”的“大器”。

他们的无限潜能让我心甘情愿地从台前转入幕后,从一个一脸严肃“积极入世”、“面面俱到”的“旧教师”,悄悄转变为逍遥洒脱“无为在行”、“有为在心”的“新教师”。心里装着“真实”,装着“我们”,装着“尊重”,我俨然已由“知识传输者”变为“能力陪练员”,由“权威独裁者”变为“合作激励人”,由“授业解惑者”变为“生命唤醒人”。

如人言,坚韧探索和无量大爱是我们秉持的信念。

每一个自我的成熟期,你是否能够拿出断喙拔羽的勇气,摒弃原本属于你的安全、安逸、自尊、自信,去改画下一条生命的曲线,赢得鹰之重生?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兖州市第一中学)

读懂自己 读懂学生 读懂教育

□ 鲁慧



我从小到大,20多年来,视野不断开阔、知识不断丰富、经验不断积累,可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内在。而最近5年,学校的课改实践对于我来说,比我20多年来所有所学都来得重要,因为她改变的是我的生命状态和行走方式。

2007年的杜郎口之行,我被那种课堂所震撼。那开放张扬、激情四射的课堂,不仅震撼了我的心灵,更颠覆了我对课堂教学的传统理解。当真正开始课改时,我才发现,原来这远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小组分了,学生不站起来说,站起来了不知道怎么说;如何把握学习目标,怎么跟学生一块制定;在这样的课堂上,全是学生的展示,教师的引导作用怎么体现……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

带着这些问题,我如饥似渴地与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佐藤学等教育大家对话,与蒙台梭利、皮亚杰等教育心理学家联结。

通过与大师的心灵对话,我改变了对儿童世界的一无所知,我现在懂得: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由一个接一个的敏感期开始的。儿童的精神世界绝不是一张白纸,他们天然懂得如何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儿童是自己身体、情绪、感觉、心理、认知、精神的主人。儿童会按其意愿,以其自我的方式生长、发展,而不应服务于某一个人的目的。因为成长起来的人,是拥有自我并自成系统的人——一个完整的、生命流动的身心灵的复合体。

儿童的生命成长是由自己创造的。孩子要创造自己,就必须生活在爱和自由的环境中。我对《爱与自由》一书中这样的观点深信不疑:教师是儿童的第一环境,环境必须是有生命的。教师要能追求自我成长,如果教师一成不变的话,他就不可能给儿童创造一个有生命的环境,如果我们成人的生命状态是开放的、流动的,那成人将能够感知到儿童生命的流动和成长,并协助儿童成长。儿童在富有生命的环境中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一切潜能。所以,我更加关注自己内在的成长。

我母亲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的人,做任何事要尽善尽美。在母亲的影响和要求下,我以前在工作中同样追求完美:任何一项工作布置下来,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都想做到自己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程度;对待学生,我也会拿这种高标准去要求他们,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能做到。与学生的关系中,我扮演的就是“内在的父母”,学生们就是“内在的小孩”。“内在的父母”总挑剔“内在的小孩”的不完美。总是有人会说,不要生气,不要自私,不要小心眼,不要贪得无厌,不要穿的不干净,不要不听话,不要懒惰……

以前,我认为这就是爱,在这里面包含了父母的含辛茹苦、老师的谆谆教导。作为父母,因为爱你,才希望你变得更好,希望你比别的孩子优秀;作为老师,因为爱你,所以才严格要求你好好学习,取得好的成绩。我们认为,这就是父母师长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会按照父母师长心目中那个样子成长吗?答案是否定的。每当别人这样对我说时,我觉得自己很受伤。那些话让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没有别人优秀。这种有条件的爱在我的心中已经留下了抹不去的伤痕。

其实,生命成长需要的是无条件的爱,那是深深的理解和接纳:我爱你就是因为你是你,不因为任何原因;我不因为你故事讲得好,不因为你考了100分,不因为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因为你本身,你本身就足以让我来爱你了。这就是生命的至尊状态。

上学期的一天,我要去参加区里的论文年会,去之前对班干部说:“孩子们,我去参加比赛了,在家做好自己的事。”王静怡说:“老师,祝你马到成功,得个第一名。”我随口说:“要是得不了第一名怎么办?”然后,王靓靓很平静地说:“没得奖也没关系,没得奖你还是你,我们依然爱你,努力的人就是最棒的。”听到这句话,我有一种想要流泪的感觉,浑身的汗毛都张开了,有一种麻麻的感觉在体内流动,我体验到了被接纳、被包容的美妙感觉,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爱的语言的能量。孩子天然懂得包容、懂得爱,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我们去仰望。有一群这样的孩子,是我的幸福。

其实,在以前的生活中,为了掩饰自身那些被自己否认、排斥的特质,我所付出的精力比这要大得多,并且任何时刻都无法放松下来,直到我承认这些特质的存在为止。当我最终能够直面自己内心的阴影,承认和接纳真实的自我时,所有的压力瞬间消失,我感觉无比轻松。当我能够接纳真实的自己时,对那些不听话、自私、爱打架,曾经让自己头疼的学生,就多了一份宽容、多了一份接纳。当我能接纳不完美的学生时,我感觉自己接纳了周围的一切,整个世界都会对我敞开怀抱。

如果老师的生命在成长中,那么他就会对自己、对儿童、对整个生命状态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会用一种等待的态度对待孩子。由此,我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洛阳市西下池小学)

与学生 相互点燃

□ 刘悦



10年前,工作热情消磨殆尽的我离开了已工作6年的母校,应聘来到了天津中学。

那个时候,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上课。为了让新教师尽快合格,学校要求评课不说优点,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因为每次评课都被批得体无完肤,而在原单位从没遭遇过如此窘境的我,气馁了,想放弃,想打道回府。

那次上的是《紫藤萝瀑布》一课,学生们一定看到了我哭泣的眼睛,也一定从我语无伦次的状态中读到了什么。因为紧张,我原来准备好的思路一时间全忘了,大脑一片空白。离下课还有20多分钟时,我竟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了,就干脆站在讲台上望着大家,一言不发,因为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回原单位的准备。(那时候我的辞职申请还没有批复下来,回去还是可以)

就在这时,科代表站起来说了一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他说:“同学们,紫藤花是顽强生命力的象征,让我们写一段紫藤寄语送给你想送的人吧!”接下来的一幕让我终生难忘,孩子们站起来纷纷说:“刘老师,我的紫藤花送给你,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为什么不像紫藤花一样选择坚强呢?你告诉我们自信的人不一定成功,但不自信一定不能成功,那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呢?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教师!”我流着泪领着孩子们一起读了课文的最后两段,孩子们给了我热烈的掌声。

这节课后,我流着泪写了一篇日记,并选择留下来挑战自己……3年时光过去了,这一届孩子毕业了,我们学校的语文成绩全县第一,我的语文成绩全校第二。

正当我沉浸在“成功”中怡然自得时,学校开始课改了。因为以前就注重学生自学,再加上用心,我进步很快。为了让小组长尽快适应新课堂,我亲自做小组长带一个组,给所有组长做示范,除了我上课的时间,其余时间我都在课堂上,参与到所有课中去。那时,我们教学组的老师做全校公开课、示范课都爱在我的班里,孩子们在这样的课堂上所学到的远远不只是知识。

2011年5月8日的语文课,我是流着泪幸福地上完的。之前,孩子们请求我把这节课语文课学案的设计权交给他们。我欣然同意,认为孩子又长出息了,敢尝试着设计导学案了。

第三节课走进教室时,我因为一时回不过神儿来而愣在了那里。前面的黑板上写着:“小刘妈妈,母亲节快乐!”侧面的黑板上画着美丽的康乃馨,写着美丽的小诗。原来孩子们提前跟学校请了假,课间操时各组都偷偷留下人布置了版面,他们要用这节课语文课为我过母亲节。我除了哽咽着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谢谢”、“谢谢”,真不知道该做什么。这一堂课里,孩子们准备了小诗,准备了颁奖词,准备了赞颂母亲的散文,准备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歌曲……这一切都让我震撼,让我感动,让我铭记,让我永后悔做一名教师。

“都赞美教师如红烛般闪亮,却不及你用放手丰满了我们的翅膀,都歌颂教师如春蚕般无私,却不及你用真爱点燃了我们的梦想,小刘,我们最美丽的妈妈,让您的孩子们在这个母亲节里送上他们最真诚的祝福吧!您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永恒的神话!”这是孩子们饱含深情地朗诵给我的心语,是我今生最难忘的铭记!

自此以后,每当我外出讲课时,孩子们都会自己组织课堂,把需要我和他们一起探讨解决的问题留等我回来。而我也把自己外出所见到的自然人文景观及当地的风土人情做成课件,回来与他们一起分享……

教师的真正幸福是点燃了孩子们的热情之后又被孩子们的热情点燃。成长到今天,我已经不知道我和孩子们之间是谁点燃了谁。总之,我们一起沉浸在青春燃烧、生命狂欢的幸福中!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围场县天卉中学)



“新教师”路正长

□ 张志鹏

转型、跨越、发展,是我近年来专业生活的真实写照。什么是好教育?什么是好教师?一连串的问题不时地冲击着自己的大脑,想要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又似乎不太容易。

2009年,学校推进“学导螺旋发展大课堂”,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受到反对、质疑。但在学校自上而下的坚持中,我也开始慢慢向它靠拢,并尝试进行与别人不一样的教学、不一样的管理。从第一次的不适应到上全校公开课,从一个普通教师到学校的“课改先锋”,这一切变化其实都源自课改。课改过程中,教师到底应该做什么?说白了就是放手。放手给学生,让他们在课堂上成为主人;放手给学生,让他们成为班级的真正管理者。而教师做的就是沟通和协调,在学生中间做“和事佬”。这期间,我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位置低下来,说话的语调低下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公开甚至暴露出很多缺点。如此一来,学生和自己的距离拉近了,心声吐露了,问题不遮掩了,班级自然也就和谐了。师与生之间的沟通不再成为障碍,学生自身也多了几分担当和责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某一天突然发现“教师”这个行当可以这样的幸福,可以真正地享受孩子们带来的不一样的课堂和每天意想不到的惊喜。

一做就是3年,又是一个轮回。3年后的今天少了太多的师道与说教,多了一些尊重与平等;少了太多的埋怨和苦恼,多了一些欣赏和快乐;少了太多的浮躁和困惑,多了一些沉稳和坦然。不敢说自己的已有着多么大的收获,但绝对是在享受着课改带给自己的幸福。课堂上学生精彩的展示和质疑,对知识的渴求和方法的探究;课堂外学生发自肺腑的欢声和笑语;彼此交流时的大度和坦然;师生交流时的和谐与快乐,共同应对问题时的合力与高效,还有孩子们不经意间表现出的自信,无法不让人乐在脸上、喜在心头。而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知道了什么叫合作、什么叫谦虚、什么叫感恩、什么叫真善美。我想,教育的目的无怪乎让孩子回归真正的自己,发展其今天,成就其未来。而今天的发展就需要我们充分重视孩子的主体性,注重开发他们的智慧和潜能,不断激发他们的创造精神,提升其道德水平。

前3年后3年,学校发展今非昔比,学生的进步今非昔比,同样也造就了今非昔比的教师。如果要回答什么是好教育?唯有基于人的发展的教育才是好教育,只有回归生命本真的教育才是好教育。如果要回答什么是好教师?我想,真正尊重学生、服务学生、引领学生,发展学生的教师才是好教师。课改如火如荼地进行,教育人应该主动寻求改变。

站在教育转型的岔口,其实已经有很多榜样在前方给我们以引领,跟不上,就一定不会有更高的跨越和更大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课改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我们学校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课堂推进——“大单元走班制”,教师角色将进一步发生改变。我想,任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教师都不会对这样的改变置之不理。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晋城市泽州一中)

编后:

在7位“新教师”的案例中,无论是孙巍老师善待问题学生的故事,还是鲁慧老师读懂学生的心路历程,都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爱:真爱是无条件的接纳,而不是以爱为借口把孩子工具化。

无论是葛小丽老师生活化活动式语文课、体验式作文课的创新,还是崔金英老师“单元自主学习指导纲要”、“课堂学习指导纲要”的研发,都向我们表达了什么才是教师的专业尊严:教师应由传递别人的知识走向创造自己的知识,让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课程。

无论是李平老师与学生在课堂上的生命绽放,还是刘悦老师两度被学生点燃,都书写了新课堂的新形态、师生关系的新定位:新课堂是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教师与学生应该是相互点燃的,教师要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